

纳福灵魂作品——爱情年度钜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事业、回忆以及悲伤和赎罪的故事，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探寻之旅——探寻生活的真谛以及人生的意义。在接近炼狱般的反复悲欢和省悟中，揭示人以及人性的奥秘。故事看似简单，却高潮迭起，惊喜连连，其间暗藏了许多令人幽思冥想的人生哲学。

纳福 著

寻梨花白

丰山 题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灵魂作品——爱情年度钜献

纳福 著

寻梨花白

丰口 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梨花白 / 纳福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66-9216-9

I. 寻… II. 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238 号

寻梨花白

XUN LIHUA BAI

纳 福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文

责任校对: 娄亚杰

装帧设计: 黄俊鹏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51 千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216-9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1章

虽说按节气这个夏天早该过去了，可天气还是出奇的热。

中午的太阳将它宇宙之卵的美誉，蜕变成了我们城市的灾难。那纵情燃烧的模样，就像个没肝没肺的暴徒扔给这城市的最后一把火。火团下，这座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城市，此刻里全没了往日的光鲜和靓丽。此时的城市，从我所在的这个制高点放眼望去，纷繁而复杂，犹如世事和人心；但整体而言，却分明是一座死气沉沉的摆满了钢筋混凝土造型的废城。这时候，我才恍然明白过来：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者而言，角度其实往往比距离更重要。

好了，故事就从这里，就这样开始吧。

老实说，中午陪客人吃饭也是件忒恼火的事。我最讨厌这些个有钱的主儿。虽说这些家伙口袋里揣满了钞票，可你总不能抢人家吧？你得遵循游戏规则，按市场规律办事；你得调动你的资源、运用你的智慧，全力以赴；得让他们心服口服，慷慨解囊。除此还能怎么办呢？

中午陪餐的，有我们老板、主管副总、经理，还有我们科室号称公司头号美女的小惠，当然还有我。但不论是从职位而言，还是从对于这桌饭局的重要意义来讲，我都是这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位。虽说微不足道，可还是占了一席之地。在其位谋其职，占了茅坑就得拉屎，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这饭局对我也就成了朵带刺的玫瑰——看上去很美，摸起来棘手。

只是，今天中午的酒，我倒没喝多少。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这方阵容强大，领导们又都亲自出马挂帅，所以也就轮不到我这样的小角色现眼了。可小惠的酒，是一滴也没拉下。小惠的酒呀，喝得是稀里哗啦，喝得让我看着都只觉一阵阵心悸。她那舍命陪君子的气魄呀，要说惊天地、泣鬼神也毫不夸张，直让这些个王八羔子们惊叹她为女中豪杰，高呼巾帼不让须眉。



酒足饭饱后，已是下午两三点钟。按规矩，公司领导要陪同客人们一道去旅游景区消遣。本来小惠也该一路前往的，只因此时的小惠已是醉不省事，所以领导们临时安排我送她回家。

送小惠回家对我而言，可谓是件求之不得的美差。我心中暗喜，浑身的那个激动呀，就好像意外中奖获了头彩。虽与小惠同在一科室，朝夕相处，也时有拍档，可真正属于我们两人的时间和空间，可谓少之又少。尽管我一直打心眼儿里欣赏和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小妮子，可至今都未能与她好好谈谈心、唠唠嗑。

我恭恭敬敬地送走领导和客人们，牛皮烘烘地结了账，急急忙忙地返回房间时，小惠昏昏欲睡掩面趴在了餐桌上。铺着红地毯的地面，吐了大片的秽物。酒店的服务生们，正七手八脚地收拾着桌上的残局。

看在眼里，我有些莫名的生气，想这四颗星的酒店也太他妈重财轻义了，客人都醉成了这般模样了，竟视而不见。于是，我阴下脸，对其中的一位服务生嚷道：“喂，你白内障呀？没见我们有人喝醉了吗？你该先照顾照顾客人呀，桌上的东东难道会飞了不成？”

这女服务生打住手上的活计，翻着白眼，怏怏地看了我一眼，不快地嘀咕道：“哎，我们可是把机会留给你呀，这你都不懂吗？”现场的其他几位服务生见状，面面相觑，几乎同时嗤嗤地窃笑了起来。我目瞪口呆，琢磨着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狠点儿还真罩不住他们，于是便横眉怒目，厉声道：“你有没有搞错？我要你给机会？给你方便当随便，再唧唧歪歪，小心马上投诉你”……

此话一出，果然受用。一位男服务生立即诚惶诚恐地递过热毛巾与白开水，那嬉皮笑脸、低声下气的媚样，简直像极了港片里小弟对大哥的场景。我气壮山河地抬手夺过，赶紧凑向桌边的小惠。

小惠抬头转脸，醉眼朦胧地瞥了我一眼，嗤地笑出了声。那妩媚娇嫩的模样，给人一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感觉，让人不觉心神俱醉。只听她口齿不清地咕哝道：“没……没事，我……我没醉。我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听着暗自好笑，想也不至于呀，陪人喝几盅小酒就乐成这样？

然后又见她颤巍巍地坐起身，仰面朝天。那张美中带醉的脸，就像一朵开得正艳的粉色玫瑰。我居高临下守护在她一旁，不经意瞟到了她那浅露春色的领前。顿时，浑身就像触了电一般，又麻又酥。心忽地就像被猎人追赶着的小兔，怦怦直跳。“小……小惠，喝口水吧。我帮你擦

擦脸，会好受些！”

嘴里虽然搪塞着，眼睛却禁不住攀爬在了她那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悬崖峭壁。有那么一会儿，我凡心若炽，思潮涌动，心想，无限风光在险峰——可不仅仅蕴涵了普遍的自然法则，或许还包罗了世间许许多多的人文理念哩。

小惠手脚迟疑地从我手上接过毛巾和水杯，却忽地直起身子，微眯着眼，用不容商量的口吻支吾道：“我们……我们闪了吧。你看这……这地上……让我弄得好……好脏！”说着，执意要走。

我看着听着，一时怀疑她是不是真喝醉了？

小惠尽管连站的气力都没有，却还是扶贴着墙壁、勉强的歪歪扭扭地挪到了电梯口。我替她拎着包，跟班似的尾随在一旁，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心里面就只有彻头彻尾郁闷的感觉了。

我寻思她都醉成了这般衰样，却对我还如此警惕，这般设防——莫非她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她是名花有主了么？那么，她这朵鲜花究竟插在了哪堆牛粪上呢？这样想时，我的心里不觉涌起了一股淡淡的刺伤和惋惜。

等待电梯抵达的过程，对我和小惠两人而言，艰辛而漫长。看着电梯红色的数字缓慢地递加，又不断地停顿，小惠终于支持不住了，猛地一个趔趄，头重脚轻地顺墙坐倒在地。那瘫倒的瞬间，仿若一株微风中顾影自盼的水仙，颇具美感。

我赶紧走过去，欲扶她起来，结果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我这才意识到，小惠真是醉了。想起她方才走过的这段路，一时不由在心底里感叹：这个表面看起来柔弱得不堪一击的小妮子，内心里却又是多么的坚不可摧呀！刹时，我对眼前的小惠不觉有些肃然起敬，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油然而生。

待我终于费尽气力扶起她时，她却借势一跃身，满满地扑在了我的怀里，而且双手紧紧搂住了我的脖子。顿时，一股巨大的力量朝我劈头盖脸地压来。

我一时惊慌失措得没了主意，一种渴望已久的愉悦感和幸福感，瞬间传遍了全身。此前，我是被一个爱着我的女孩这样搂过的。可现在，这感受却全然不同——它来得如此突然，这般直接。一种新鲜而奇妙无比的感觉，生吞活剥地席卷了我，让我开始有理由相信，并且幻想，小惠是清醒的，她这样的举动也是蓄意已久的。

由于天气炎热，大家穿着简约，所以很快我便清晰地感觉到了她的体温，她的呼吸和心跳。她那活色生香的丝丝软体，不偏不正堵在我身前，让我心慌意乱，口干舌燥得厉害。

我想再次确认小妮子是不是清醒的，便摇着她的肩头轻喊：“小惠，小惠，快醒醒，你没事吧？”

我边喊边想，如若小惠果真是清醒的，那她就应该明白我喊她的用意。可小惠，却没有哪怕一星半点儿反应，就好像已经深深沉沉地陷到了一场美梦的最妙处。

电梯终于等到。我换过姿势，顺着肩膀扶小惠进了轿厢。这次，我主动将她搂在了自己怀里，紧紧的，满满的，毫不犹豫的。

电梯扶摇而下。不断进出的人们，几乎不屑一顾却又都不无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在心底里反而希望这电梯能再慢一些，留给我和小妮子这般美妙的时光更长久一些……

直到今天，我都不得而知——从一个人身上感觉到温暖，并且很强烈地希望延续这种温暖的感觉，是不是应该叫做爱情呢？

第2章

送小惠到家独自返回时，已是黄昏。碧空悠悠，粉红的和紫色的晚霞一抹一抹儿，悄悄缀染着天边。空气中燥热的分子急剧锐减，城市的母体不知不觉中恢复了鲜活的生命。

此时的意境和氛围如诗一般，很容易勾起年轻人内心里的浪漫情怀。我的自我感觉好得出奇，心情愉快得就像天空里自由飞翔的鸽子。我知道，这美妙的感觉和心境，全来自于小惠酒醉之后的拥抱——想到小惠，我年轻的身体里奇妙地撩拨起了一股冲动。

父亲早已出车去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就只剩下我，还有我这颗漂浮不定的心。一种冷冷清清的气氛，如同看得见的影子一般，弥散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我百无聊赖，打开电脑，登陆QQ，却没看到一个熟悉的

网友在线，便索然无味地下了线。

恍惚中，我踱着碎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转悠了几十圈，心中空落落的。摸出手机便给小惠打电话——我想确认她有没有事。其实是更想听听她的声音，看她会对我说什么。可传进话筒的却是单调乏味的忙音。没办法，只好安静地坐下身来，禁不住又将之前的所有经过细细地美美地回味了一遍。

突然，手机铃声打破了屋内的静谧，就像一个横空而入的强盗。我的心不觉随之一振，当即紧张得不能自己，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的身影就是小惠——是她回过电话来了？那我，我，我该说些什么呢？可凑近一看号码，却是新萍。

“喂，宏伟呀，你在哪里？今天为什么不给我电话？”的确是新萍。她那被电磁波加工后的声音殷殷动听，很容易叫人产生飘渺的感觉和想法。很快，我那依然沉溺于下午往事里的心思，便被她连根带枝、毫不保留地强拉了回来。

“哦，哦……这阵子工作忙，事情太多。这不，我也是刚刚到家……新萍，萍，今天过得好么？”稍做镇定后，我竭力温柔地回道。

电话那边似乎轻蔑地哼了一声，说：“那你晚上怎么安排？叔叔在家吗？要不要到我家吃晚饭？”

我听着，心中动了动，不觉陷入一种类似于回忆的幽思里：对于新萍，我无话可说。她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大学她读师范，我读工程学院。可我们的联系和关系，一直就像天空的风筝，从未断过线。我爸爸很喜欢她，她的父母对我好像也很满意。所以，两人也就这样不好不赖地处着，谈不上相亲相爱，说不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或许有点像雨像雾又像风。可我一直都觉得，这感觉其实挺好。

“嗯……我，我今天感觉很累，哪里都不想去。”平日，我是断不会这样拒绝新萍的。可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新萍缄默片刻，像是做了某种短暂的思考或者适当的调整，继续毫不气馁道：“哎，小坏蛋，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吗？你一个人，那晚饭怎么办呢？要不，我过来吧？”新萍真的很会体贴人。有时候我甚至想，假如今后我们真能在一起的话，一定会很幸福。

“我没事……你明天不上课么？晚上不用备课？叔叔和阿姨呢？”说出这些话时，我才猛然发觉，自己从内心里还是很希望她能过来——毕竟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喜欢失望。



“好啦，我的工作不用你操心。爸妈要看韩剧，那我过来喽……说说话，小坏蛋，你想吃些什么？”新萍说话做事从来都这么干练。我听着，心里不觉笼上了一层愧疚不安的情绪。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新萍敲响我家的房门时，天已全黑。夜色如墨，万家灯火缀亮了城市。此刻的大街小巷，灯红酒绿，教人贪恋的宣泄浮华，好像近在咫尺，但却触手不及。

房门打开，新萍拎着大包小包现身面前，我看着着实感动。自从母亲去世后，还从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真正关心在乎过我。

而眼前的新萍，身着带花纹的短衫配牛仔褲，一袭墨黑柔顺的短发，越发衬托出那白皙的脸庞。活泛的大眼睛温柔中夹杂着些许调皮，青春靓丽的气息飘然而至。那双眼睛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我，迸射出情真意切，让人凭空生出某种不轻不重的触动，仿若直摄灵魂深处。

“喂，小坏蛋，你傻了呀？还不快接住？你倒是说说看啊，心情怎么就不好了呢？”新萍边娇嗔地说着，边将手上的东西递给我。

我接过新萍手上的东西，有些畏缩地斜身让她进屋，顺口搪塞道：“没，没有……只是有些疲倦，看到你好多了。”说出这句话，我的身体里不觉激起了一种想抱抱她的冲动。

新萍闪身将我手上的东西夺回，径直入了客厅。我原地愣着，不远不近地看着她，潜意识里却止不住开始比对着她与小惠的不同。

“咳，呆子，到底哪根神经不对？怎么越看越傻哩？”新萍弄好晚餐，坐下身，打开电视，见我依旧呆若木鸡的原地站着，嘲弄地说道。

我闻声迅即打住摇摆的思绪，风一般飘过去，在她的一旁坐下。“中午陪客户吃饭……你知道，我最烦那种场面，最看不得那些有钱人的嘴脸了。”说这话时，我心里塞满了一种极颓废的感觉——我发现自己一直都很难在周遭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哦……这样呀！这就是你的不对啦。要烦，也该是我们这些两袖清风的人呀。别人有钱有错了吗？只要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挣来的，都值得我们尊重。你还是做销售工作的，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新萍脸上的表情风起云涌，语气里充满了对我的担忧。

我将目光转向电视，嘴里磨叽道：“我可能不适合这工作……整天价装模作样点头哈腰，感觉一点尊严都没有。”

“装模作样？点头哈腰？”新萍一副惊愕的表情，眉宇紧锁。“那是你的误解。销售工作讲的是礼仪，可绝没有人强迫你装模作样、点头哈

腰？”她语气里对我的担忧越来越重，“宏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这城市里，人人都想自己天天能过得轻松快乐，可这可能吗？又有谁没有压力……你是那种不喜欢约束的人，心里却想着能有一番作为，而眼下的状况，又让你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你觉得压抑、郁闷。但是宏伟，越是这样，你就越应该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呀！”

相处这么多年，我深深的明白，有时候自己心里想些什么，也只有新萍最清楚最了解。一时，我的心底陡然涌出一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我见她说得实在认真，便故意破罐破摔道：“喂，尊敬的于老师阁下，照您老人家这么说，我是心理变态了？那抽个空，我得好好瞧瞧心理医生去？”

新萍扭头看我，咯咯地笑，眉眼弯弯的样子。“我的爱，你呀……不用找什么医生。其实啊，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宏伟，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的话，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随时保持一颗宽阔的心！”说着，抬手往我腮上一拧，笑得更是灿若明霞。

新萍的笑与她的话一样，宛若一缕阳光，直把我心中的每个角落照得阳光明媚。一时半会儿，我只觉深深的踏实和温暖。

晚餐吃上兴头，新萍心血来潮说要来点酒。索性，我将电视换成视频，播放起了舒缓的音乐；又将客厅的顶灯全部关掉，用以烘托浪漫的气氛。几杯红酒下肚，新萍小脸绯红，眉目含情，撩人的气息仿若四月时分的春色。

看在眼里，我心奇痒，脑子里突地滋生出一种齷齪的盘算：“萍，你今天真漂亮！我们一起跳个舞吧……来吧，新萍，不准躲！”边说边急不可待地箍住了她的巧手，把她拉了起来。

新萍腼腆含糊，罕言寡语小半天，才缓缓投入到我的怀抱。伴着音响里飘出的音乐，我们相依相拥，轻轻摇晃。时间似乎也在此刻为我们而凝固，而周围的一切在我的眼中已经完全静止。我心里的那个美那个甜呀，真的是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我挽腰搂过新萍，轻轻凑上去，吻了她。新萍没有拒绝，似有迎合，我们越搂越紧。转到拐角时，我稍一用力，借势将她压在沙发上。顿时，两人都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眼看我的手就要伸进她的衣服了，手机却不迟不早、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

新萍有些慌乱地推开我，呆坐一旁，吁吁喘气。我郁闷地坐起身来，愤愤地拿过手机，一看号码，居然是小惠。

第3章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爸爸开门的声音吵醒的。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条件反射地查看时钟。时间尚早,我却睡意蒙眬,便闭眼继续浅睡。

可睡又睡不踏实。我想着自己的考勤卡,惦记着今天的工作,凌乱的思维里还夹杂些许新萍和小惠的音容笑貌。我对她们做过的事和她们对我说过的话,就像盘旋在花前的蜜蜂一般,挥之不去。

一时间,我只觉头昏脑涨,心烦意乱——要知道,我从前的生活,从没有一天像今天这样开始。没辙,我有些痛苦地坐起身。想着还要去上那鸟班,又极不放心地重看了一回时间。

这一刻,我才发觉自己是如此的讨厌,甚至是憎恨这种被程序化了的生活。我讨厌上班,厌倦被时间所测算和摆布。突然间,我觉得人类真够可笑的:我们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朝着这所谓的文明世界挺进,可到今天,世界已经到了极度文明和先进的今天,又怎么样呢?我们依旧被自己制定的规则和制度所操纵,所奴役。我们诚惶诚恐;我们疲惫不堪;我们得不偿失;我们到底是在退化还是在进步呢?

勉强起身洗漱后,我的神经终究恢复了正常,就像狂乱的钟摆终归回到了自己的轨迹。匆匆跟爸爸打了声招呼,便早早出了门。可刚迈出门,又后悔没换身心仪的衣服,甚至感觉连胡子刮得都不够彻底。

室外,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阳光明晃晃、白灿灿地撒遍眼前身后。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街口的广场上,老人们已悠然地打起了太极拳。城市在清晨的柔和清爽中,开始了全新的一天。

人们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想,如若自己是只小小鸟儿的话,那多半恐怕是要饿肚子了。

乘公共汽车来到公司时,公司的清洁工们早已做起了清洁。这些朴实的大婶大妈们,尽管看上去忙忙碌碌,却时时有说有笑,显得极轻松愉快的样子。我看着不禁自问:他们怎么就这么容易满足呢?如若以这样

的方式了此一生，他们就不觉得遗憾么？

一个人只身坐在偌大的办公室，我想起了昨晚最后的通话——小惠飘飘忽忽地说，她酒醒后已很晚，洗完澡才发现我的电话。她问我，她醉酒时有没有说过什么过分的话，是不是很失礼……如此等等。最后临挂断之时，又柔声说了七八声谢谢。电话之后，我不便隐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新萍我送小惠回家的事。新萍的反应倒很平静，并没我想象中的那般敏感，什么也没说便独自回了家。

没多久，同事们三三两两陆续到来。我心不在焉，打开电脑拉开抽屉准备开始工作，却忍不住抬头张望，期待着小惠的出现。

我所在的公司是家专做园林绿化的民营企业，日常业务主要包括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施工以及后续服务。虽说成立不过短短几年，但在业内却早已名声大噪。近两年，在国家关于“大抓植树绿化……再造秀美山川”的政策号召下，类似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窜出一大堆。业内的竞争，虽不见硝烟，却早已是剑拔弩张、鼓角争鸣。

正在凝神间，经理突然站身门口，通知马上到会议室开会。我应声扭头四处探望，却始终不见小惠的踪影——难道她昨天酒喝得太多，今天请假在家？这样想时，我便有了给她拨个电话的冲动，可又担心话音外扬后公司里的流言蜚语，只好生涩地打消了这念头。

“喂，宏伟，出什么事了？怎么一大早就召开紧急会议？”临桌的阿胖华伸过胖乎乎的脑袋傻乎乎地问道。这家伙水桶身材、饭桶人才，绝对是我们这支队伍里的烂头和尚。

我当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苦笑着摇摇头，调笑道：“老大，俺也不知道。该是有什么重要指示吧，反正不会是涨工资，或发奖金。”

“哎，你昨天不是和老板、经理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没透露一点风声”……阿胖华扬了扬眉毛，挤眉弄眼、满脸狐疑，怎肯善罢甘休？！

我听着心里便有些不悦，心想，难道公司真是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满是笑脸；左右看，都是耳目。“老大，你也太抬举俺了吧？俺是什么角色你不会不知道吧？”

阿胖华听了，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自觉地缩下了身体。

很快，后排的同事们起身去了会议室。待大家走得差不多了，我终究还是心有不甘地拨通了小惠的电话：“喂，小惠，经理刚才通知马上开会。你在哪里，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假？”

“宏伟……谢谢你。我已打过电话给经理了……马上就到，回见。”

我还想着要再说点什么，小惠却坚决地挂断了电话。

傻傻地呆坐了好半天，我才猛地醒过神来。待我浑浑噩噩地走进会议室时，大家都已经各就各位。偌大个房间，一时静悄悄的。大家都满脸凝重地期待着接下来的议题。一种压抑而沉闷的气氛，布满了会议室的每寸空间。

我拣靠后的位置坐下，我似乎早已习惯了坐在最后面。尽管我在工作上的表现和业绩，不见得就一定该坐在这样的位置上，可我还是喜欢靠后。靠后能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各位，请大家稍等一下，张副总过会儿也要来参加。”王经理以他惯有的磁性男中音，不紧不慢地说道。“给小惠打个电话吧，催她快点，今天的会议很重要，不允许有缺席。”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一股成熟男人的魅力。

我尚未反应过来，早有四五个同事几乎同时摸出手机，打开翻盖，拨通了小惠的电话。这时候，张副总神采奕奕地走进来，坐在了方桌最中央的位置。坐下后，极敏锐地环视了一圈，清了清嗓子，问道：“王经理，人都到齐了吗？”

王经理正欲解释，小惠急急地推开门，风急火燎地冲了进来。她径直走过来，仿若一束艳光朝我投来。她毫不迟疑地在我一旁优雅落座，柔柔地舒了一口气，而后又神情自若地转过脸来，柔情万种地冲我嫣然巧笑。

顿时，我心里的那个甜蜜那个舒坦呀，真正是如真如幻、如中了魔一般。我点着头微笑回礼，不失时机地美美端详了小妮子一番。今天的小惠穿一袭橘红色的连衣裙，和着蓬松有致的波浪发型，神采照人，好生美丽。不看则已，看罢，便觉坐立不安，心思飘忽得就像一阵忽东忽西的风儿，一时不觉困顿在了乱七八糟的臆想里。

“诸位，今天会议的议题有两个”……张副总首先满怀激情地给大家分析了一番国家关于园林发展的大好政策和形势，然后又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一些行业发展的现状，最后才切入主题——号召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将此次市体育中心的绿化工程一举拿下。

末了，他代表公司一言九鼎地承诺道：“同志们，如果今天在座的哪一位，此次表现出色，业绩突出，公司不仅要给予重奖，而且要提拔其为销售部的部门经理”……

张副总本想再补充些什么，可大家早已炸翻锅一般，纷纷嚷嚷地议

论开来。我一阵激动，只觉精神振奋、慷慨激昂，想着咱农奴翻身把家当的机会终于来了。

小惠淡然回望了一眼会议桌，朝我这边凑过脸来，窃窃私语道：“宏伟，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是市里的领导给老板的消息。宏伟，要是提拔成经理，那可是从奴隶到将军呀！”说着，偷偷一笑。

我听着，重又打量了小惠一回，暗暗思忖：这妮子怎么会先于我们知道呢？看她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原来还是一只存心变凤凰的小麻雀。这么说来，这回体育中心的项目，大家肯定要当仁不让地竭力争取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的进化史，也是我们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惨烈发展史。

这天下午，我们销售部召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议。会议的主题依然围绕市体育中心的绿化项目。王经理身先士卒，为大家制定了大政方针，提供了各种必需的信息。

尽管我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可只记住了其中的两条：一是该项目由体育中心的下属公司“天启服务公司”对外联系洽谈；二是天启服务公司的总经理是位女强人，她姓吴，叫吴媚。

第4章

这个意义深远的动员会散场时，已是下午6点多钟。

这时候，大家似乎都才想起，今天是星期五，是属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城市白领们的快乐周末。方才还热火朝天的会议室和办公室，瞬时便作鸟兽散，顷刻冷清了起来。

我正在不紧不慢地收拾办公桌，小惠步伐轻盈地走了过来——我这才注意到，偌大的办公室就只剩我们两人。一时间，不觉心神荡漾地胡思乱想起来，轻浮得若失人伦。

小惠伫立在我的办公桌旁，不倒翁似的摇头晃脑，美目闪闪，有心无心地道：“喂，宏伟呀，这次我们都得加油哦！嘿嘿……这个周末你怎么

安排啊？”

我赶紧截断臆想，却实在猜不出来她问我的真实用意，便实话实说道：“今晚我得帮老爸开车子，明天是要补一天的瞌睡了。星期天嘛，还不一定。你呢……你怎么安排？”

“啊？你不陪你的女朋友呀？宏伟，听说你女朋友是位中学老师，长得一定很不赖吧？”说这些话时，小惠脸上的表情，就像躲藏在彩云后面的月亮，让人琢磨不透她的真实面目。

我听小惠这样话中有话地问我，便脸不红心不跳、有板有眼地澄清：“不，不是女朋友，是同学，高中时的同学。我们只是比普通的同学关系好一点，而已。”——其实，大凡谎言基本都出于某种龌龊的心理需要。需要是人活着的第一要素。

小惠的嘴角透出微微的纳闷，正要说些什么，王经理却鬼使神差般地飘了进来，远远笑道：“二位，在说什么悄悄话呀……同志们，今天是周末，该下班了。你们要不要搭我的顺风车呢？”

我听着不觉一阵失望，一时对王经理充满了不大不小的敌意，心想，这厮坏我好事且不说，还假扮狼外婆企图引诱自己的女部下。

“经理……我要，我们刚好同路耶！”小惠果然经不起考验，见王经理有意邀请，便撒娇似的跳着，谄媚地嚷道。那得意忘形的小样，让我心里直犯嘀咕、胃里直倒腾。

王经理斯斯文文地扶了扶自己银边眼镜的镜框，极快地看了小惠一眼，对她不尽回味地笑笑。而后又变脸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小程，你呢？搭我的车，一起走吧？”

“谢谢你，经理。我就不用了。过会儿我爸爸要开车过来，我晚上要替他跑出租。”我不卑不亢地回道。

“哦……那一定很辛苦。晚上开车要注意安全……那我们星期一见！”王经理说完，朝我点头一笑，扭身便闪。

小惠见状，连忙朝我眨眨眼，挥着小手说了声拜拜，便影子似的尾随王经理，一路逃之夭夭。

我愣愣地傻站半天，心中若有所失。一屁股坐下来，愤然之余充满了莫明的沮丧。摸出香烟匆匆点燃，猛吸了两口，只觉头晕目眩、眼冒金花。我不理解小惠刚才问我那些话的真实用意，又分外鄙视她方才对王经理那下贱的媚颜。

也就在这时，我才发觉，我对于小惠的迷恋，正在一步步地加重。我



不知这是对还是错,只是一味地任由自己跟随这感觉直往烦恼的最里层扎,那样的心甘情愿。

发愣的间隙,手机滴答作响,收到一条短信。我毫无兴致地翻开阅读,却是新萍:“蝴蝶对蜜蜂说,你真够小气的,装一肚子的甜言蜜语,却一句也舍不得给我;蜜蜂说:哼,还说我呢,你头上顶着那么长两根天线,咋就不给我发短信呢?”

我看得忍俊不禁笑出了声,一时对这些短信的写手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方才还阴云密布的心情,骤然拨云见月,柳暗花明。我活动了一下手指,当即给新萍回了过去:“萍,收到。我晚上出车,不能陪你了,见谅。顺祝周末愉快!”

新萍很快又回了过来:“嗯,亲爱的,千万注意安全哦,平安是福。星期天爸爸生日,你要早点过来哟。想你,吻你!”

我傻傻盯着“想你”和“吻你”四个令人神往的字眼,正要好好体味一番其中的曼妙时,爸爸却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到公司门口接车。

——老实说,我真的很喜欢每周能有这么一个晚上在城里跑出租。一方面能帮爸爸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彻底放松放松、HIGH一下。

开着车子,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游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可以毫不设防地接触到许多有趣的人和事;可以毫无忌讳地飙车;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客人诉说自己心中的不满。一切只要自己高兴,只要自己觉得爽,想怎么HIGH就怎么HIGH。

酒店、酒吧、夜总会、洗浴中心、医院、火车站、机场……我可以幽灵般无所不在,无处不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分明就是个外星人,或者天外来客。我可以不痛不痒、平静而理智地看着这城市里所发生的一切,会有一种置身世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悠然,也有一种佛一般、与世无争的大彻大悟的豁然。

我喜欢这样的感受,甚至沉迷于其中,乐不思返;我渴望这样的感受,甚至有了心瘾一般,屡试屡爽。我常常想,理想的人生状态或许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照往常一样,先送爸爸回家。爸爸下车,刚掉转车头,却见有客人老远向我频频挥手招租。我仿若城市的猎手一般,紧盯目标,稳稳地开了过去。客人拎着行李急不可待地跳上车,看都不看我一眼,便说:“师傅,去机场,我赶飞机!”

“好的，您几点的飞机？”待客人关上车门坐稳后，我礼貌地问道。

“9点15……来得及吗？”

“哦，那没问题！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这就出发！”我边说边打转方向盘，狠踩了一脚油门，当即进入角色，直杀机场。

一路上，这哥们儿电话不断。他一会儿安排公司的大局；一会儿又交代家里的琐碎；一会儿与目的地的人联系；一会儿又与朋友聊天叙旧。他能边吸烟边通话，边摇下车窗探头看高架上的广告牌；能娴熟地将手机夹在脸庞与肩头之间，边调侃边做详细工整的记录。总之，这一程，这家伙就像个机器人一般，忙得不可开交，但始终精神焕发。真是很感染人。

我猜这家伙一定是位私企老板吧？赶着周末飞过去谈生意？他的事业一定也很兴旺发达吧？因为这个年代里，凡是忙碌着的人，或者精神状态极佳的人，大多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或者事业。

据说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本身就是他的心理，也是他精神生活的表现——人的精神生活是要受他所面临的或他选择的那种工作的影响和限制的。任何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也将面临极端的危险，就好比一颗螺丝或一台机器，如若长时间的闲置，那等着它的就只有腐朽荒废的命运。

总算送这哥们儿顺利抵达。可我，早已饥肠辘辘、口水吧嗒。他麻利地付完费，刚离座，我便轰动油门将车子驾到一家熟悉的川菜馆门口，迫不及待地奔进去，点了份爽口的饭菜，饥不择食地享用起来。尽管有些倦怠，心情却好得就像那夜空中的圆月，充实而饱满，晶莹而透明。

吃完饭，已是晚上9点多。我重将车子驶到出租车道，按秩序排起了长队，宛若一只伺机而动的小兽。

客人一拨接一拨。轮到我时，上车的是一位扎眼的中年女性，风姿绰约的样子，简直令人惊叹。只见她留一袭飘逸的齐肩长发，衣着淡雅、合体而别有一番风味。

当她优雅地坐进前排时，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薰衣草的香水味道。有那么一会儿，我被她那独特的成熟魅力所吸引。看着她，我不禁想：对于任何女人，或许三流的化妆才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最好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